

人民國家文化資料

第三輯

人民國家文化資料

中央人民政府

文化對外聯絡事務編譯局

一九五〇年十月出版

700
0020
3

前言

我們現正在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建設途中，無可懷疑的，我們應該很好地來瞭解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的文化生活現狀及其歷史，並學習他們先進的經驗與成就。同時，文化界各方面也非常感到這種需要，希望我們能作比較有計劃的介紹。因此，我們決定編譯『人民民主國家文化資料』，主要是為了供給各文化機關、團體和文化工作者研究的參考。

我們的計劃，是準備就可能得到的資料，比較有系統地先行介紹東南歐人民民主國家的文化各部門的成就，分輯編譯出來，每輯字數一般的約在三四萬字左右。其中內容，有的由本局根據最新的資料翻譯，或根據二種以上的資料加以編譯；有的採用散見各雜誌報章的譯文，個別辭句遇必要時酌加修改，或根據這些譯文加以編寫。所有資料的來源以及譯者的姓名，都在篇末予以註明。此外有個別的國家，因一時無法得到資料，只好暫缺，留待將來再設法補編。

我們誠懇地希望大家提供意見和批評。

文化部對外文化聯絡事務局



人民民主國家文化資料第三輯目錄

- 一、羅馬尼亞音樂發展的新道路
- 二、今日匈牙利的作曲家與音樂家
- 三、民主德國的電影藝術
- 四、波蘭的人民電影事業
- 五、新捷克的戲劇與劇院
- 六、保加利亞劇院的發展

羅馬尼亞音樂發展的新道路

索科爾等 作

在羅馬尼亞，正如在其他人民民主國家，蘇聯對法西斯主義的勝利，給他們帶來了根本的變化。蘇軍解放了羅馬尼亞，使工人階級在羅馬尼亞共產黨的領導下，而後在羅馬尼亞工人黨的領導之下，擺脫了資產階級和大地主的束縛，並用一連串的革命的改革方法，去推翻這些剝削階級的種種特權。

由於工人階級掌握了政權，黨和政府能夠對勞動人民敞開文化的大門。

在人民民主的羅馬尼亞，現在經常有廣大的人民羣衆參加音樂活動。合唱隊和管絃樂隊在工廠中非常活躍；勞動人民的兒女被允許與音樂自由接近；作曲家與勞動人民永遠保持着更密切的聯繫；作曲家對於民間歌曲開始新的評價；對於有創作能力的青年給予無限的鼓勵；勞動人民對於文化的愛好改變了文娛觀衆的社會成分；若干最大的蘇聯音樂家，如奧斯特拉 Oistrakh、奧勃林 Oborin、巴索瓦 Basova 及皮亞尼茲基 Piatnitsky 合唱隊的演員們曾作永難忘記的訪問——以上這些事實，都是造成羅馬尼亞新音樂的條件。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羅馬尼亞工人黨中央委員會的全體會議，曾作關於鼓勵科學、文學和藝術活動的決定，黨的同志，如喬治烏—德治 Gh. Gheorghiu-Dej、波克 Ana Pauker、盧加 Vasile Luca，便根據這個決定，作過艱辛的努力，尤其是穆辛尼斯基 Iosif Kisinevski 曾於一九四九年

5260

三月在知識分子大會上，作過「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的文化發展是保衛和平的重要貢獻」的報告；羅馬尼亞工人黨的中央機關報「火花」Scarbala發表過許多文字如「對文學與藝術問題應取更有原則性的態度」等；中央委員會會於一九四九年三月展開了關於音樂問題的辯論——所有這些都是給羅馬尼亞的作曲家和音樂家以有力的支持。

在這些報告和辯論當中，暴露了作曲家工作的缺點和不足；當然，在創造社會主義內容與民族形式的音樂方面，他們一樣也有成功的地方。

人民民主的羅馬尼亞，已給作曲家與音樂家以空前未有的便利條件，政府會設有音樂基金、休養所、創作之家及重要獎金等，使作曲家對於反映人民從事社會主義建設的創作，有了充分的保證。音樂家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受過優待，交響樂樂隊的演奏會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一再的演出。

音樂基金開闢了一條到音樂生活的新道路，在作曲家創作樂曲的時期，供給以生活費用，無疑的，這對於勞動人民提供了音樂創作的有利條件。這種音樂基金將給年老的作曲家乃至已故作曲家的家屬，準備公共食堂、俱樂部、休養所、養老金以及疾病時的醫藥補助。

羅馬尼亞作曲家大部分都已感到自己所負的任務，決心寫作反映人民生活 and 吸收民歌精華的作品。他們開始歌唱為和平與進步的鬥爭，並歌唱對於正在建設社會主義的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的熱愛。

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現在有一大羣作曲家正以各種形式：羣衆歌曲、大合唱、交響樂及輕音樂等，創作約有七十部左右的音樂作品。

由於作曲家與勞動人民保持着密切的聯繫，他們作品的內容也隨着豐富起來了。比如羣衆歌曲，是表現勞動人民為社會主義建設及為和平的鬥爭；選舉歌曲，是表現人民粉碎反動派的力量；共和國

的讚歌，是表現人民對於廢除專制統治和建立人民共和國的滿腔熱情；頌歌和大合唱，是呈獻給人民的偉大導師和領袖斯大林；在『火花報』節日所寫的歌曲，是表示對羅馬尼亞工人黨的熱愛；交響樂與舞劇音樂，是表現明確的民族特色。由此可見羅馬尼亞作曲家所走的方向，他們支持着人民的希望，他們自動地參加人民的生活。

這裏，舉出現代羅馬尼亞特別活躍的作曲家及其作品：安德力古 Mihail Andrieu，作有『第二交響曲』Second Symphony 及『獻給斯大林大合唱』Cantata to Stalin（班魯斯 Maria Bannu 作詞，得過一九四八年學院獎）；蓋德松 Alfred Mendelsohn 作有舞劇音樂『白摩爾人』Harap Alb（傑爾 Alexander Jar 作劇）及無數交響歌曲；吉里亞 Hilda Jerea，作有『斯大林憲法頌』Ode on Stalin's Law（狄普布爾 Djambui 作詞）；梵西亞 Zeno Vancea，作有『小交響曲』Sinfonietta；鮑波維西 Vasile Popovici，作有許多合唱隊與交響樂用的歌曲；納特亞 Sergiu Natra 作有『進行曲主題的大合唱』Cantata on the Theme of a March（加西安 Nina Cassian 作詞），『兒童樂曲』及『新農場』New Fields 電影的配樂；皮洛斐塔 Laurențeta Profeta，作有交響詩『在我們的叢山中』In Our Mountains；布勒斯那蘇 Marcel Bresianu 作有『共和國大合唱』Cantata of the Republic；維魯 Anacol Vieru，作有『斯大林歌』Song for Stalin 及其他歌曲；愛齊柯維西 Max Elizicovici 作有合唱歌曲『復仇之鷹』Vultures of Vengeance（貝紐克 Mihail Beniac 作詞）；克勒伯 Leon Klepper，作有『鋼琴組曲』；費德曼 Indovie Feldman，I. 杜米托勒斯古 Ion Dumitrescu，G. 杜米托勒斯古 Gh. Dumitrescu，史托亞 Achim Stolia，布斯紐 Nicolae Buicinu，都作有許多交響音樂；丹格 Danga，杜保恩 Dobos，喬蘇 Gheciu 及齊武萊 Chiriac，作有許多『歌謠』Lieder；喬治烏 Val Gheorghiu，帕勒德 Palade，羅曼 Ely Roman，

齊庫勒斯古 Chirulescu、戴拉圖 Dragan，作有許多羣衆歌曲和輕音樂。

羅馬尼亞音樂遇在莫斯科無線電廣播所得的成功，曾經「真理報」Pravda 以及全蘇聯報紙予以重視，這使上述以及其他作曲家充滿了喜悅與驕傲；因此，他們便接受了這個寶貴的鼓勵，去創造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的音樂。

在安唐尼斯古的統治之下，羅馬尼亞本有作曲家協會的組織，但它的委員會受着反動派分子的把持，不過成爲法西斯政策的工具罷了。解放後沒有多久，這個委員會便加以改組，並規定工作的方向：一是爲反對資產階級的頹廢潮流而鬥爭，一是爲反對浸透着資產階級和法西斯主義的殘餘思想而鬥爭。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羅馬尼亞作曲家協會及其委員會的工作精神。它積極的會員正在不斷地增加着。

新委員會已經進行改變作曲家協會的商業性質，在它的會所內成立了音樂室、圖書館及每週娛樂會。關於思想上的問題，都在大會上討論。同時，它對於作曲家的作品非常加以重視，曾與無線電廣播公司、國家歌劇院、愛樂社，以及音樂指揮、獨奏者取得合作，替會員作曲家佈置公開演奏會，保證收取演奏稅，並由無線電經常播送新作。

這個委員會，經過與文藝作家的密切接觸，創造聲樂 Vocal Music——特別是羣衆歌曲——的基礎建立起來了。同時，它得到聯合藝術團合唱隊指揮的協助，將這些羣衆歌曲大量地普及到人民羣衆中間去。此外，它又設立學習小組，採用討論、競賽與表揚的方法，提高作曲家的政治與思想的水準。作曲家訪問建築工場和工廠，標誌着與生產工人間聯繫的開始。

在編輯工作方面，新委員會也作有很多的成就，如在一九四八年出版了安德力古、吉里亞、納特

亞、羅曼、華西列斯古 I. Vasilescu、齊庫勒斯古、梅林念努 H. Melineanu、伊安古 Misu Iancu、A. 亞爾賓 Anstol Albin、基羅文努 Aurel Ghrovanu、G. 亞爾賓 Grigore Albin、伊翁勒斯古 Emanuel Ionescu 及亞列格斯 Mircea Alexe 等的歌曲集。一九四八—一九四九年，國家出版局還出有『合唱曲』三集，每集載合唱曲二十五首。同年，在藝術部的『文化指導』、勞工聯合會的『文化叢書』及勞動青年聯盟的叢刊中，都發表了不少的音樂作品。

一九四九年十月，國家出版局曾因作曲家協會的幫助，出版了以下著作：安德力古的『室內交響樂』Symphony for Chamber Music、孟德松的『九支中級用短曲』Nine Short Pieces for Middle Degree 和『民間舞蹈和戲劇』Folk Dances and Plays、諾格亞 Marian Negrea 的『羅馬尼亞狂想曲』Rumanian Rhapsody、納特亞的『兒童組曲』Suite for Children、齊阿提亞 Tudor Ciortea 的『鋼琴組曲』Piano suite、古里亞的『鋼琴組曲』和『羅馬尼亞的跳舞』Rumanian Dances、費德曼的『第二組曲』、克勒伯的『小組曲』和『舞蹈與歌曲』Dances and Songs、齊庫勒斯古的『演奏會練習曲』For Concert Studies、羅曼的『吉布賽狂想曲』Gipsy Rhapsody 及愛齊柯維西的『復仇之魔』。

儘管這個委員會作有這些成績，但我們不能忽視它工作中的缺點，其主要缺點之一，就是在音樂創作方面，還沒有確定明朗的方向，而且關於建設性的批評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

有些作曲家依然沒有了解，他們一定要與勞動人民的生活和鬥爭相結合。他們的音樂老是和社會及文化的大變革宣告脫節，所以這種音樂始終感到內容的空虛和思想的不健全，不能博得羣衆的歡迎。比如：左烏拉 Mihail Jora、康斯坦丁尼斯古 Paul Constantinescu 及其他等人，至今保持着從前頹廢主義和蒙昧主義的態度，依然製作充滿神秘性的音樂。

不過，我們也要提到一些作曲家，他們誠心誠意地參加工人階級的鬥爭，但他們的歌曲還是保留若干舊的形式主義的殘餘思想。如作曲家吉納亞、孟德松、梵西亞等，雖然正在努力覓取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的表現方法，而他們的作品仍然不免帶些形式主義的氣息。

至於於作曲家的思想教育方面，也可以證明委員會工作做得很不够。關於馬列主義的基本理論，都沒有澈底地、廣泛地加以研究，給作曲家指示思想與創作的方向，因此，許多作曲家在基本問題上難免發生模糊的認識。這不能不認為是委員會工作中最嚴重的缺點之一。

此外，委員會對於過去遺留的敵對思想，往往持着無原則的放任態度。這也是構成所有缺點的一個主要原因，使羅馬尼亞作曲家的工作進展沈滯下來了。

現在，羅馬尼亞將另行組織「作曲家聯盟」，來代替原有的作曲家協會。「作曲家聯盟」的將來工作，就是努力克服這些落後與缺點。依照方案的規定，聯盟的基本任務如下：

第一、盡量吸收蘇聯音樂的寶貴經驗和成就，鼓勵國內作曲家從事創作在形式與內容方面都能達到藝術水平的作品，以期在為社會主義建設的鬥爭中，起着積極的作用。

第二、以馬列主義的思想，國際主義的愛國精神，教育作曲家並指示以創作的方向，使他們在作品中能够充分表現黨性。同時，對於勞動人民隊伍出身的新作曲家，也盡量施以教育，藉以提高他們的業務水平。

第三、用在工廠、農村及學校等舉行演奏會和講演會的方法，加強並擴大作曲家與城鄉間的勞動人民大眾的聯繫，使新的羅馬尼亞的音樂，始終和勞動人民融合在一起。

第四、設法取得民俗學院的協助，研究羅馬尼亞的音樂歷史及民間歌曲，使在音樂創作裏增加新的血液，以豐富音樂的形式和內容。同時，並以批判的態度，來研究羅馬尼亞境內的少數民族的歌

論。

至於使用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法，當然，也是促進羅馬尼亞音樂發展的重要任務之一。新的民主的羅馬尼亞的音樂生活是豐富而絢爛的。她的最優秀的作曲家和音樂家正在團結一起，一面盡量肅清過去思想的殘餘，一面努力創造真正爲人民服務的音樂。他們正以百倍的熱情向着新的社會主義的道路前進着。（黃賢俊編譯）

此篇根據 M. 索科爾 Matel Socor 的『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的音樂諸問題』
Musical Problems in the Rumanian People's Republic（『羅馬尼亞評論』
Rumanian Review 一九四九年第五期）和 I. 啓辛尼斯基 Iosif Kisinevski 的『
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的文化發展是保衛和平的重要貢獻』：Development of Culture
in the Rumanian People's Republic,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e
Defence of Peace（『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知識分子大會報告集』：The Congress
of the Intellectuals of the Rumanian People's Republic）兩報告編譯。

今日匈牙利的作曲家與音樂家

薩 萊 作

今日匈牙利的作曲家，無疑的，正在應付一個艱苦的而同時又是光輝的任務。由於巴托克 Bartók (1881—1945) 和柯達利 Zoltan Kodaly (一八八二年生) 創造偉大的成就——這兩位革命人物曾經創造了匈牙利的音樂習語，其他作曲家當時不大為外人所注意。可是，在我們的時代，這使千萬勞動人民掌握政權的不流血的政治革命，對於作曲家已提出一種新的要求。那些比較前進的匈牙利作曲家看清了這種要求，並且發現了過去所犯的過失和錯誤觀點。巴托克和柯達利的後輩犯了最大的錯誤，就是他們在作品中沒有企圖發展這兩位匈牙利音樂大師的積極成果，反而把自己孤立在一「狂飆運動」Szépművészeti Drang 裏面，這便引導他們走向形式主義，且拋棄了古代藝術的社會性。這個態度減低了藝術的價值，使在理想上本是公衆的東西，變成了幾個偽裝紳士或「文藝愛好者」的私事了。

戰後，我們作曲家的積極活動，無論在組織、在音樂機構的管理、和音樂政策的領導等方面，都是值得注意的現象。在今天，大部分音樂生活的重要樞紐掌握在作曲家的手中。這是可以鼓舞的事實，就是在音樂家羣中，只有作曲家對於音樂問題最有明確的概念，但當然也有它的障礙。作曲家為着重建我們的音樂生活，忙得沒有時間從事他們最重要的本位工作——作曲，這是得不償失的。所以，解放以後，為什麼新作的樂曲是那樣的少，為什麼大多數作曲家仍帶着舊作品出現，這些作品在舊政權時代是被禁止了的。有關當局正以極大努力改變這種現狀，而作曲家也逐漸擺脫政治工作，又將能

够以大部分精力從事於作曲。

匈牙利最優秀的作曲家包括三位大師：韋勒斯 Sandor Veress，卡杜沙 Pal Kadosa 和史奎實 Ferenc Szabo。他們都屬於這同一代的。

韋勒斯於一九〇七年生在科羅日發 Kolozsvár。他從柯達利學習作曲，又從巴托克學習鋼琴。他不但是作曲家，而且會致力於人種誌的研究，特別在羅馬尼亞境內的少數匈牙利民族中間，蒐集民歌。自一九四三年起，他在布達佩斯音樂院教授作曲。他是匈牙利藝術委員會會員。一九四九年，他獲得柯達利獎金 Kosuth Prize。他的傑作如：『鋼琴小奏鳴曲』 Sonata for Piano，『短組曲』 Short Suite，『十五支兒童曲』 15 Children's Pieces，『鋼琴用新城市徵兵歌』 Nograd Recruiting Song for Piano，『提琴協奏曲』 Violin Concerto，『提琴鋼琴用第一奏鳴曲』 The 2nd Sonata for Violin and Piano，『九文合唱用薛勒密斯（馬里）民歌』 Nine Tschermis (Mari) Folk Song for Choro。在他的管絃樂著作裏面，有『抗戰烈士的挽歌』 Lament in the Memory of the Martyrs of the Resistance 和『聖奧斯』聖詠』 Psalm of Saint Augustine，及其他混聲合唱、低音獨奏與大管絃樂用的歌曲。

卡杜沙於一九〇三年生在里發 Léva，也是柯達利的學生。他現任布達佩斯音樂院的鋼琴教授，匈牙利藝術委員會的副主席，音樂家聯合會的常務委員，和現代音樂會（國際現代音樂會匈牙利分會）的秘書長。他除作曲外，還是一個好教師，會訓練了一大羣傑出的音樂家。卡杜沙又是一個第一流鋼琴家。他歡喜鋼琴這一門，顯然可從他的作曲中看出來，因為他的大部分作品，包括最好的，都供鋼琴之用。給鋼琴用的，他寫了三部奏鳴曲、五部小奏鳴曲、一部兩琴合用奏鳴曲、六套組曲、兩部協奏曲及若干支美妙的短曲。他的『第二絃樂四重奏』 2nd String Quartet 是匈牙利室內樂 Chamber-

best Music 中的傑作之一。至於他的中提琴和管絃樂的協奏曲也很流行。

史查寶於一九〇二年生在布達佩斯，也是柯達利的學生。他忠於本階級，所以在他的樂曲中表達了下層社會的感情，而下層社會最近却成了歷史的腳燈。他的作品爭著真誠與沉痛的感情。在法西斯佔領前後的時期，他在蘇聯勾留了十四年，後來便以解放紅軍軍官的身分回返了祖國。史查寶是匈牙利藝術委員會會員，並在布達佩斯音樂院教授作曲。他的許多著作都在蘇聯出版。一九四七年，他寫了處女作『絃樂三重奏』Trio for Strings，但他的第一部『絃樂四重奏』則成於一年以前，已經顯出非凡的天才和表現的能力。他最流行的作品是：『第二提琴獨奏的奏鳴曲』2nd Solo Sonata for Violin，『第二鋼琴奏鳴曲』2nd Piano Sonata，『絃樂用抒情組曲』Lyric Suite for Strings 和『大管絃樂用協奏曲』Concerto for Full Orchestra，那是慶祝一九四八年匈牙利革命百週年紀念寫作的。史查寶是以他通俗的進行曲，為全世界羣衆所知道。

賽爾凡斯基 Endre Szervansky 生於一九一二年，他年青時，前途大有希望。他是西克洛貝 Albert Siklos 在布達佩斯音樂院的學生，他現在就在那裏教授作曲。不過，他在教育界的活動中心，是給工人以音樂的訓練，他非常熱心地做這件事。他現在在工人音樂指揮學校服務，這所學校是由巴托克協會舉辦的。『絃樂四重奏』一曲，使他一鳴驚人。其他重要的作品，有『提琴鋼琴合奏鳴曲』Sonata for Violin and Piano，『第一滑間曲』1st Divertimento 和『絃樂夜曲』Serenade for Strings，又『組曲』和『第一交響曲』1st Symphony 是為大管絃樂編製的。

法卡斯 Ferenc Farkas 是另一個多才多藝的作曲家，生於一九〇五年，曾從李斯皮斐 Respighi 受業。他曾將數部影劇和戲劇製作配樂。他也在國外工作過，尤其是在斯德哥爾摩 Stockholm。在國外的時期中，無疑地影響到他的風格，那顯出熟練、高明的技巧，且時常帶有一些文藝復興後期的

音調。他將其最誠懇的樂音深透在歌曲裏面，他的輕歌劇 Light Opera 「魔宮」 Magic Cabinet 得到非常的成功。

柯達利的另一個學生費思基 Janos Visky 於一九〇六年生在科羅日發。他管絃樂的作品首先引起了注意。他的「提琴與管絃樂合用協奏曲」 Concerto for Violin and Orchestra，在解放後，第一次與柴蘇里茨基 Ede Zathureczky 的提琴獨奏一道表演。

在匈牙利作曲家中間，賴吉查 Laszlo Lejtha 是代表西方音樂的，他主要受着法蘭西的影響。他有高尚的教養，但他的風格有些不適合於匈牙利的羣衆。賴吉查與巴托克及柯達利一起搜集民歌的工作，是具有深長的意義的。他最成功的是在室內樂方面，但他的作品在匈牙利演奏廳中並不見得流行。

巴沙 Gyorgy Kosa 恐怕是匈牙利最多產的作曲家。他製作了九部歌劇和舞曲、八部平蹟樂 Operettos、一部彌撒樂 Mass 以及若干支管絃樂和獨奏歌曲。在神秘玄妙之中雜着天真爛漫，這使他的樂曲能够獨樹一幟。

賽克萊 Endre Szelely 於一九一二年生在布達佩斯，曾從西克洛思恩學習作曲。他是匈牙利戰後音樂生活的原動力。一九四五年，他組織了匈牙利合奏音樂家聯合會和工人文化協會，並且擔任這兩個團體的秘書長。一九四六年五月，他擔任匈牙利共產黨中央文化部部长，又於一九四八年一月，擔任「匈牙利穆斯」 Hungarian Muse 音樂社的常務理事。一九四八年十月，他接辦市立大戲院和巴托克協會的業務部分，後者是匈牙利國家業餘合唱隊和管絃樂隊的中心。此外，賽克萊又是「音樂評論」 Zenel Szemle 的音樂政治編輯和「人民歌聲」 Enkelo Nép 的編輯。在這樣繁重的事業中間，他依然能够抽出時間來從事作曲，那幾乎是一件奇蹟。合唱隊成了他的專業。他寫過許多通俗的進行曲。

在其他作品中，以「短組曲」和「大合唱」Cantata 最為著名。後者是編給女高音獨唱的，可以配合混聲合唱、絃樂、長笛及豎琴，富於管絃樂的效果。

我們還須提一提吉姆涅茨 Sandor Jemnitz，他在匈牙利是代表舒恩堡 Schoenberg 一派的。從前，他的作品不能吸引匈牙利的羣衆，但自從布爾什維克黨提出有名的批評後，他就寫了更多明白易懂的作品。在他的近作大管絃樂用「小品」Bagatelles 中，顯然受着這種建設性的影響。

新的一代是十分有希望的，其中許多人的作品已經獲得相當的成就。傑丹義 Pal Jartanyi 生於一九二〇年，雖然年青，但技巧很高明。他在巴托克國際音樂競賽會上得過一個作曲獎金。其作品包括一部「小交響曲」Sinfonietta、一部「兩琴合奏鳴曲」、一部「提琴鋼琴合奏鳴曲」及一部「絃樂四重奏」。蘇格 Rezső Sgar 也屬於後起之秀，他的作品「提琴鋼琴合奏鳴曲」、「夜間三重奏」Trio Serenade，含有一種法蘭西的情趣。彌哈萊 Andras Mihaly 具有一種特殊的音樂個性，其作品包括一部「鋼琴三重奏」Piano Trio、一部「管絃樂用安魂曲」Requiem for Orchestra、一部「大提琴鋼琴用狂想曲」Rhapsody for Viola and Piano 及一部「絃樂四重奏」。青年羣中第四位應數到馬羅斯 Rudolf Maros，他在所作「傀儡戲序曲」Puppet Show Overture 和「第二小交響曲」Second Sinfonietta 中，表現有一種愉快而輕鬆的音調。

匈牙利作曲家，除編曲和作曲外，在促進現代音樂教育方面，擔任一個主要的角色。他們幾乎沒有一個不致力於教育問題和實際教學方面。這種教育特徵在他們的樂曲中也是顯著的。我們所有作曲家都繼承着巴托克的傳統，為青年寫作許多樂曲；其中多數已經出版無數冊鋼琴提琴用的樂譜，最近還出版了兒童樂隊和青年人民樂隊用的樂譜。

x

x

x

x